

基督徒企業家

不少人以為“基督徒”“企業家”，二者不能兼容。這樣說法的原因，是因為工商業必須碰錢，涉利；因此常需要在真理上妥協，或臨到此試探。這個說法，未始沒有道理。不過，正因環境如此，既然不能全沒工商業，更需要有基督徒在業境為主發光。

似是又得回到老生常談了。要改正惡劣現實，必須得由領袖作起一“率之正”。這裏說的是屬靈領袖。

領袖，是指基督教團體的負責人。負責人需要錢，不能作負債人。有的時候，在窘迫之下；或是主讓你暫在那樣的境況，看你能不能持守真理。

經營工商業的肢體呢？也有需要的時候一作了些事，或沒作當作的事，就如避稅吧！如何得“平安”呢？覺得自己“有感動”奉獻！

歷史上以色列人，沒有企業家，也不具備作生意的條件。後來他們進入迦南地，從航海的推羅人，西頓人，學了作遠洋生意；迦南人也是以“商人”為名，像中國的商代一樣。智慧的所羅門王，從祖傳的畜牧，改而注重經營貿易，而且他的國營企業，獲得鉅額盈利：“每年所得的金子，共有六百六十六他連得... 財寶與智慧，勝過天下的列王。”（代下九：13, 22）

後來，以色列因背棄神，亡國被擄分散全地，卻沒有地屬於自己，明顯不適用於農耕畜牧，迫而學作生意。經不過兩代人，七十年後，古列王下詔准他們返鄉，在省長尼希米和所羅巴伯等領袖率領歸回。那時的猶太人，從作人的奴隸，變成自己有了奴隸，家用的執業歌唱者，擁有馬匹，騾子，駱駝，驢，等於現在的豪華車輛；各人又能夠奉獻大量的金銀（希七：67-72），可見他們成了資產階級。自己沒有土地，哪來的資產？不是靠好心人施捨，更不能偷取，自然是作生意賺得。

到中世紀，歐洲各國間盛行戰爭，包括教皇也參與。打仗需要大量資金，猶太人經營銀行，提供貸款；而且調查借貸對象，大致淨賺不虧。

基督徒經營企業，自然要關注盈利，更要留意倫理原則。“從前偷竊的，不要再偷，總要勞力親手作正經事，就可有餘，分給那缺少的人。”（弗四：28）取決於對聖經真理的認識—正經，是正當經營；不以盈利為目標，只以盈利為手段，是為了幫助“缺少”的人。

這是說基督徒悔改歸正的新生活。

首先，不要以偷竊。這不僅指穿窬鑿壁的偷盜，而是一切非義所取得；撒該的貪污，一般商人的漏稅，都是偷盜。合法的營利自然可以；但以助人為目的，那就更為偉大了。有些人貪婪成性，總不知足，不在基督徒分享的對象之內；我們只有責任幫助主內肢體，不是游手好閑，而真正缺衣無食，貧窮的人。還有以救助別人為事，而總以為作得不夠，“虧欠”的個人或機構(羅一三:8)。

司馬遷論說“貨殖”：“倉廩實而知禮節，衣食足而知榮辱。禮生於有而廢於無，故君子富，好行其德；小人富，以適其力。淵深而魚生之，山深而獸往之，人富而仁義附焉。富者得勢益彰...”(史記“貨殖列傳序”)其最好的例子，是子貢的貨殖生涯，億則屢中，出資支持孔夫子周游傳揚其主張，有非常有意義的貢獻。

這不以為“清貧”為上，而是說，取之以道，用之以道。經營企業得財，沒錯；錢越多越好，可用以為善。正如約翰衛斯理的原則：多賺錢，多積錢，多用錢。

工業革命以後，西方的基督徒企業興旺。適於那時，聖靈動工，興起遠方佈道，遵行主的使命，派遣宣教士往各地去，宣揚福音；特別是莫拉維弟兄會，和衛理公會，引領多人歸主。

高爾潔

威廉高爾潔(William Colgate, 1783-1857)，幼年隨父親羅柏和母親，舉家由英國肯特郡移民美國，先到馬里蘭州，以後遷移到紐約。

他父親與人合夥開肥皂工廠，但因經營不善，後來結束了。威廉在肥皂廠裏學徒二年，獲得基本的技術，特別是觀察到那些缺點，記在心裏，以後可以改善。

當他十六歲那年，有一次乘渡船的時候，船長同他談話：“年輕人，以後不久，紐約會有一個成功的肥皂製造

者—可能是你，或是別人。你如果開始走得正，後來必然能夠發達。你要立志作好人；要誠實守約，學習敬畏神。我們一切所有都是從祂來的，所得的，要先把十分之一奉獻給祂。”高爾潔記得，並接受遵行。

1804年，威廉高爾潔自己的肥皂公司成立了。

1806年，合併成爲 Colgate & Palmolive，漸漸成爲當時美國最大的肥皂製造商，兼及其他清潔衛生用品；首先使用軟鉛管裝的牙膏，並製造別的化妝品。

高爾潔每年獲鉅額盈利；他也忠心誠實，繳納十分之一，並逐漸增加至十分之二，十分之五。他爲多項宣教事工奉獻。他從早年參與浸信會，支持浸會宣教差會事工。

高爾潔爲人誠實，樂於給人好的建議，勉勵；他很喜愛聖經，並持守其中的教訓。他常及時幫助有需要的人。

他對麥迪生大學及神學院 (Madison University & Theological Seminary) 奉獻甚多。

高爾潔 1857 年離世。他的兒子雅各和撒母耳，承緒事業，也繼續對麥迪生給予支持。

1890 年，通過正式更名高爾潔大學。

中國的過渡人—國父之父查理宋

1912年一月一日晚上十一時，在南京，舉行中華民國的開國大典。胡漢民陪同孫文先生，在歡呼和掌聲中，走進會場。典禮簡單而隆重，臨時大總統孫文宣誓就任後，典禮完成。

他逕直穿過眾人，走到第一排旁邊，緊握着一位中年人的手，面對面站着，輕聲問：“查理兄，請告訴我，你在想甚麼？”

“全能全知的上帝。1894年。”



宋嘉澍 Charlie Soong

那被孫中山大總統稱為“查理兄”的人，是宋嘉澍，字耀如（Charlie Soong, 1863-1918），英文名字查理。他蓄短鬚，穿整齊的西裝，神采奕奕，臉上挂着兩行淚珠；旁邊是宋的妻子，還有他的女兒和三名兒子。

宋為甚麼說：“1894年？”

那是他與孫中山結識的一年，也是孫生命的轉機，和中國革命的轉機。那年，孫只二十八歲，正在想向李鴻章傅相上書，路經上海，和查理歷史性的會晤。

1886年一月，宋嘉澍由美國回到中國，在美南監理會傳道，總監林樂知（Young John Allen, 1836-1907），屢次調派，然後要他往太倉去開荒，設立教會。太倉並沒有豐富的倉，卻有許多艱難。

1889年六月，查理和妻子桂珍，去上海參加岳父倪韞山牧師的葬禮，傍晚回家，門口見有一名不識面的青年人，在那裏跪着等候。宋趕快扶他起來。那青年一口氣報出自己的來歷：“我叫陸皓東，原名中桂，廣東香山縣翠亨村人，因為生在同治七年八月十五日，所以父母給取了這個名字。光緒九年，在香港受洗入基督聖教。”

原來這名未滿二十一歲的青年，是上海電報學堂的見習生。進到了屋子裏，他取出教習牛尚周和海關官員溫秉忠的介紹信，二人是查理的連襟，娶了倪桂珍的兩個姐妹。查理展開信來看。信是用英文寫的，只一句話：“他就是你想找的那種人。”

陸又復跪下說：“我拜宋先生為師！”

宋告訴他，在教會，同是基督徒，不可跪拜；又說：“沒有甚麼可以跟我學的。”

陸說，要聽宋先生講道，並學“西學”，就是“獨立，自由，光復中華。”這在當時，也就是造反，要冒拋頭顱，洒熱血，抄家滅族的危險。但陸皓東並不畏懼。陸並且向宋講起他同村的好友孫文，字日新，因為粵語音相近，又叫逸仙（Sun Yat-sen, 1866-1925），在香港習西醫，是個熱中於光復中華的人物，立志要作“洪秀全第二”。從那天，宋一直關心孫的事，雖然還未見面，已經對孫嚮往，

卻未曾許為同志。

不久，查理回到上海。不過，他發現服事林樂知，比服事耶穌基督更難得多。宋在監理會有不少中外朋友，卻無法跟林“聖人”相處。林在上海，於1875年，創立了萬國公報，自任主筆；實際上是靠稱為“執筆華士”的沈毓桂，蔡爾康等人；林自己的中文，只是略通皮毛。有個流行的笑話，說林樂知在街上走路，會走進死胡同裏，因為他看不懂“此路不通”的牌子。當然這是笑話，但可見林樂知的中文程度有限。林雖然是美國宣教士，但同情滿清，討好政府，反對民主思想，稱革命者為“亂黨”。其他的美國傳教士同工，指責林獨裁，刻薄，並且把捐款放進自己口袋裏。

宋忠於基督，勤奮工作，並參與各項教會事工，在上海基督教界很活躍。這也是忠於宗派的林樂知所不喜歡的。宋因為秉性耿直，與林格格不入。結婚生育後，生活更為艱苦，而工作常為宗派掣肘。宋就擔任多所外商的買辦，並自行創立了企業：華美印書館，印刷廉價而品質高的聖經；繼設麵粉廠，並英美菸草公司等。幾年間，已經卓然有成。

1892年七月，宋脫離監理會，創中國耶穌教自立教會。地址是在法租界的一幢小屋子。這教會比廣東陳夢南的自立會，只晚了二十年，但在中國其他地區，還算是最早的。會友人數並不太多，可見願意走十字架窄路的人不多。他的妻子桂珍和女兒藹齡，則仍留在監理會；因為桂珍的父親，一生是監理會多年的牧師，到底感情的牽繫太重。宋也同意讓他們自由選擇所喜歡的教會。

其實，宋嘉澍同美南監理會的淵源，是極深的，至不得已離開，實在是他最痛心的事。

宋嘉澍生在海南島的文昌，原名韓教準，乳名阿虎，父親韓鴻翼，母親韓王氏。在十二歲的那年，他生命的轉機臨到。那年，有一位從美國來的舅父，在波士頓經營絲茶莊。其實，他是嬸嬸的弟弟，因為沒有子嗣，願意收阿虎為養子，好繼承他的事業。經過鴻翼夫婦同意，1877年，阿虎歷盡艱險，到了波士頓，正式成為宋的嗣子，改姓宋。

宋家店生意鼎盛。阿虎感覺仿佛是到了另一個世界。養父為他找了一位好英文教師；那教師不僅教他課本，還帶他參觀新英格蘭地區，為他講解歷史文化背景，使他對美國有了深厚的感情。二年後，阿虎的英文進步很多，已經能夠表達思想。養父對他很愛護；只是當阿虎提出他想進大學讀書的時候，老人家卻大不以為然，全然不認為作

生意有這樣的需要。

阿虎失望了。不過，他不甘願終老在絲茶行。1878年冬的一天，阿虎忽然失蹤了。他知道不能在相熟的人家託足，就在波士頓洋人的地區東躲西藏。一個美國年輕姑娘看見了他，介紹給殘廢的祖父，是退役的聯邦海軍軍官查理·炯斯(Charlie Jones)。那位和善的基督徒老人，收容了這個小流浪者。炯斯極為景仰林肯總統，他家中仿佛是林肯博物館，有各種的林肯紀念品和書籍。老人為這個聰明孩子的故事所感動，有意送他進哈佛大學；但阿虎不敢留在波士頓附近，是怕被養父發覺。

炯斯和孫女商量，找到了他們的一個親戚，是聯邦海防巡邏艦“蓋勒汀”(Albert Gallatin)的艦長，年三十九歲的加百列生(Capt. Eric Gabrielson)，是一個品格良好難得的基督徒，同意讓阿虎以查理·炯斯·宋(Charlie Jones Soong)的名字入伍；他對這個看來成熟，卻只十四歲的孩子，處處關顧，就像父親一樣。

兩年的海上生涯，把查理鍛鍊得更成熟。加百列生奉調往別的艦上服務。離任前，在北加洛林納州的威爾明頓港(Wilmington)，給查理安排了退役，帶他到監理會，介紹給瑞考(Rev. Thomas Page Ricaud)牧師。

1880年十一月七日，瑞考牧師為查理宋施洗。

他在一所印刷廠裏工作。次年，瑞考牧師帶他到達爾翰附近聖三一學院(後來的杜克大學 Duke University)。當時，只有二百學生，宋是唯一的華人。查理的監護人卡爾將軍(Julian Carr)，是學校的董事，後來杜克大學遷入現址，是卡爾捐獻的。卡爾是一位企業家，經營紡織，麵粉，和菸草等工業，工業城卡爾堡(Carrboro)，即為他所有。卡爾培植查理，使他成為品德良好，風度翩翩的青年。查理稱他為“卡爾父親”，終身對卡爾感激不忘；卡爾也繼續支持查理。只是因當時內戰結束還只十多年，南北的創痛未復，查理對林肯的推崇，使許多南方人側目，包括卡爾也不欣賞他的見解。不過，對各人意見的不同，還是予以尊重。

查理對英國文學修養很好，善於音樂，有講演天才，在街頭佈道。一年後畢業，查理繼入田納西州的樊得璧大學(Vanderbilt University)研讀神學。1885年底，查理完成了神學學位。

1886年一月，查理宋返華，到達上海。同年末，查理宋與倪桂珍結婚。

宋查理不是吃教的洋奴，在監理會的軛下，過不慣奴顏婢膝的生活。迫不得已，發展企業自給；雖然傳同樣的

十字架道理，聲音可以更為響亮一些。洋人認為他桀驁不馴，加以攻擊，甚至毀謗。

消息傳至太平洋彼岸，使對查理支持最力，期望極高的卡爾夫婦，十分不安。幸而他有一個親戚在上海，便託他就地查問；結果回信說：“查理是中國基督教史上的聖人。”這才使他們完全放下了心。宋的各樣事業，得到卡爾的持續幫助。

1890年二月，因為在美國作過印刷，查理創立華美印書館，首先以國產紙張印聖經，價廉而品質優美，得到普遍好評，聲譽鵲起。聖經公會定印幾十萬本。美國的卡爾夫婦，對這名養子甚為自豪，匯來一大筆款表示支持。查理因為腳跟已經立穩，全部璧還。

以後，宋繼續創辦麵粉廠，紡織廠，菸草公司，在事業上都得到卡爾夫婦的支持。

宋一生是忠貞的基督信徒，牧師；也愛國，並堅信民主。他的為人慷慨好義，參與許多慈善事業，頗有豪俠之風。所以頗容易同日本的“浪人”接近。有一次，他照平常的習慣，救助了一個人，那人竟然是上海青幫中輩分最高，第二十世“禮”字輩的唯一傳人劉福彪；同盟會青幫的關鍵人物陳其美(英士)是“大”字輩(蔣介石是陳以下的“通”字輩，第二十二世)。因此，宋雖然不是幫會中的人，青幫和洪幫的人，卻對查理都很尊敬，樂意聽命，為他所利用。經過查理宋，革命得到幫會很大的助力。

1894年三月，拖着辮子的孫逸仙，在陸皓東陪同下，與查理宋相晤面。二人一見投契。孫是要去晉見李鴻章，上萬言書。宋則認為不從根本改革，中國難有希望。雖然如此，宋還是讓孫去試；就託王韜為孫修飾文詞，並央人說項，得李鴻章接見。結果徒勞無功。

其時，孫仍寄望於滿清改革，而自己又想作“洪秀全第二”，是愛國而不忠君。這顯出孫中山實用和理想上的矛盾。但宋則是徹頭徹尾的民主思想。

雖然是初相識，宋就向孫指出：不能抱有“洪秀全第二”的想法，他認為連洪秀全第一也是中國的不幸；孫應該立志作華盛頓，林肯。

那時，孫雖然知道林肯，華盛頓的名字，對於他們的事蹟和思想，實在所知有限；因孫從小跟長兄孫眉，只住在三文治群島(後來才稱夏威夷)，並未踏上美國大陸；他的長兄不是讀書人，跟知識分子也少有接觸；到孫中山長成少年，進入中學，有歸信基督教的傾向，孫眉即送他返中國。

因此，查理即把他的“逸仙弟”接到家裏，介紹林肯“民治，民有，民享”的思想(是林肯在“蓋茨堡講辭”

中用語，見於一本舊威克里夫聖經序言)。孫聞所未聞，虛心聆教，二人相見恨晚。孫“三民主義”的構想，就在這時開始孕育。

孫北上晉見李鴻章，時值忙於準備中日戰爭，李對孫不甚重視。孫失意歸來，決心創立“興中會”。興中會的章程，就是在查理的書房裏起草的，在查理的華美印書館印刷。以後的祕密書刊，鄒容的革命軍，以至其他各樣宣傳品，都是華美印書館的出品。出身文匯報排字工的夏粹芳，創辦商務印書館，也得到查理宋的指導和幫助。中國民族工業家榮宗敬和榮德生兄弟，也來踵門求教；在興辦麵粉廠和紡織廠的開始，也得到過宋的指導和扶植。

那時，宋經營機器進口，獲利很多，對孫逸仙傾囊相助，連生意抵押貸款，都給了他。查理看出孫有熱誠，有雄心，而見識狹淺，是從事政治的缺點；雖不曾明說，還是慷慨出資，勸他到美國和歐洲遊學，以考察西洋的政治制度；同時聯絡各處的華僑，共同參加反清起義，連出國護照都為他設法預備。

後來，惠州起義失敗，孫逸仙等到了日本。日本報紙報導：“中國革命家孫文抵日。”孫才欣然採用“革命”二字為號召，取自易經“革”卦：“湯武革命，順乎天而應乎人。”

這些轉變，都是在1894年開始的。孫始終記念，知道是神全能的聖手安排一切。

查理宋把民主思想的種子，播在孫的心裏。中國的革命，從北加洛林納州(North Carolina)那裏開始。

有人說：“查理宋對中國人來說，太過西化；對西方人來說，太過中國化。”

其實，應該說：他走在西方和東方的前頭。他是基督徒，他愛國，愛真理和民主理想，持守基督教道德原則；只是他所生活的世界，沒有理想，沒有原則，也不注重真理和政治道德。

在那個時代，中國連“離婚”都幾乎沒聽過，只有休妻；同時，權貴人物，弄個三妻四妾，並不算錯誤，反以為光榮；稱“匹夫匹婦”是輕賤的話，因為只有匹配的一夫一妻。而在西方，則以離婚或多妻是罪惡。

查理把長女藹齡，給孫作女祕書，後來知道他們有婚嫁的傾向；他斥責女兒說：“豈有此理！孫叔叔已有妻有子，我們是基督徒，哪能作這種事！”一時差不多同孫瀕於決裂。藹齡後來嫁了喪偶的孔祥熙。

不過，宋到底還是器重這個有志作華盛頓的逸仙弟。為了革命和國家，在孫中山先生返國就任大總統之前，諸事紛亂，查理薦舉次女慶齡暫為孫的祕書。後來袁世凱當

政，1914年，孫出走日本，查理宋一家相隨共患難。

那時，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為中華革命黨，要黨員立誓約，蓋指模，宣誓對孫個人效忠。黃興拒絕。孫聲譽受損失，黨員離心。宋也不同意那種來自幫派的作風；但一方面給孫勸諫和鼓勵，一方面居中調和。

1915年，在宋家返回上海後不久，慶齡即離家私奔，於十月二十六日，在東京由日本律師和田瑞作證，同孫中山結婚，沒有宗教婚禮。宋慶齡（Rosamond Soong Ching Ling, 1892-1981）二十二歲，孫文比她大二十六歲。孫當時同一名日本女子結婚，並沒與妻子盧秀明離婚；盧還生有一個兒子孫科，並二名女兒。

有許多人以為宋是呂不韋型的權術人物，把女兒送給孫作側室；其實他從沒有為革命得甚麼，還為革命傾家捐輸鉅萬；不論甚麼時候，孫需要錢，總不會不先想到他。他幾次瀕臨破產的地步，卻未得名，也非圖利。這是基督徒的奉獻精神。他去世了，他的後人以為那是投資，要撈回多倍的厚利，以至為家族盛名之累，是他管不來的。

不過，查理的理想太高，他以為“民主”能夠解決一切的問題。他堅信民主，卻沒有對民主清楚的定義，沒深入的觀察，美國的民主，全是建立在基督教的精神和文化上。華盛頓早就說過，美國的制度是基於基督教的信仰，如果沒有宗教，就不足以有效的統治。

今天的美國，已經成為沒有宗教信仰的國家，所以投票制度，並不能產生理想的效果。

正如宋的父業是過渡的，他成為中國民主的過渡人。不過，中國卻似乎仍在茫茫的曠野裏。從1915年以後，宋的情緒很壞。有人以為他是不滿慶齡與孫逸仙的結合。其實，國家局勢混亂，革命前途黯淡，孫逸仙失去總統位，而侷處廣東一隅，轉為小軍閥，怎能使他愛國憂國的心得到安慰？他抑鬱寡歡，心只在天上。

1918年五月四日，查理宋嘉澍安然逝世，得年只五十五歲。死因是纏綿多年的胃病。外間的謠傳，說他死於神祕的慢性中毒。神祕的霧，長久的籠罩着他的一生，仍然沒有撤去。

卡耐基

鋼鐵企業家卡耐基(Andrew Carnegie, 1835-1919)，留下他的名言：“死時富有，死而蒙羞。”顯明這位慈善家，比他任何改變世界面貌的鋼鐵建築，更永垂不朽。

1848年，幼年隨父母移民，到少年的美國。安德烈卡耐基將成爲蘇格蘭另一個最著名的“安德烈”。他早年的學校教育，就有那麼多。

他第一份工作是匹茨堡棉紡廠的學徒，週薪1.2元。到1859年，二十四歲的卡耐基，成爲賓夕維尼亞鐵路匹茨堡的站長。同時他作煤炭，石油，鋼鐵及鐵路製造車廂等各項企業投資。到三十歲，已經累積了相當財富。

南北內戰爆發了(1861-1864)。卡耐基適役齡，受徵召參軍。依照當時法律許可的流行方式，出了850美元，算是頗爲可觀的數額，“買丁”替他入伍。他自己仍然繼續平民的事業—鐵路對於軍運有相當貢獻。

在1870年代早期，他經營鋼鐵事業。適值戰後需要建設。他去英國參觀，發現當時的美國，遠落後於英國。於是他進口機器，改進生產，質量俱增；不僅以後的二十年間，他不僅成爲美國鋼鐵工業的巨擘，而且其產量比英國全國的產量還高，更爲美國的現代工業化奠定基礎。

1901年，卡耐基鋼鐵公司賣給了茂根(JP Morgan)，價款4億8,000萬美元鉅額，超過了當注明的世界首富范得璧(Cornelius Vanderbilt, 1794-18770)。不久後，茂根把公司發展成爲美國鋼鐵公司(U. S. Steel)，爲世界超鉅企業組織。

1889年事業的巔峰，卡耐基寫了著名的：“財富的福音”(The Gospel of Wealth)。其中說：“富人有意義的義務，分散他的錢財，以促進普通大眾的福利快樂。”

“a moral obligation to distribute [their money] in ways that promote the welfare and happiness of the common man.” 常為人傳誦的名句：“死時富有，死而蒙羞。”(The man who dies thus rich dies disgraced.)

卡耐基還只有六十五歲，以其餘年約二十年，致力慈善事業。晚年，問他的秘書：“我總共給付了多少錢？”回答：“三億五千萬元多...” 清楚到幾分。

卡耐基說：“啊，我哪來的那麼多錢！”他真正實現了他所說的。

他的慈善捐款中，因他是真正愛書的人，是有史以來美國公衆圖書館最大的個人捐助者，並捐款用於在世界各地建設了2,500座公衆圖書館；奉獻了7,600架風琴，給

各地不同的教堂；捐助給科學研究，教育，及世界和平機構。其中有 110 萬建築紐約卡耐基音樂廳，於 1891 年完成啓用。

他又於 1900 年，建立了卡耐基工藝學院 (Ca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)；另一個蘇格蘭移民麥倫 (Andrew William Mellon) 創辦了麥倫學院也在匹茨堡，二者合併為卡內基麥倫大學 (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)，時在 1967 年，聲名彌彰。

卡耐基事母至孝；母親影響他甚大，與他同住直至逝世 (1886 年)。次年，卡耐基年逾半百，與露易絲 (Louise Whitfield, 1857-1946)，小於丈夫二十歲；十年後，六十二歲的卡耐基始為人父，僅育有一女瑪格麗特 (Margaret, 1897-1990)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